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 陈燕琴：针针计较“传”旗袍

□ 本报记者 从春光  
本报通讯员 同尘

在中国旗袍界，有位声名显赫的人物，她的一幅服装设计手稿曾经拍卖了108万元，成为业界传奇；她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做中华旗袍文化讲座上百场；她也曾受邀沿着“一带一路”出访交流20多个国家。她就是旗袍世家第三代传承人烟台旗源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燕琴。

记者见到陈燕琴的时候，她正在安排工作人员为首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参展品进行装箱打包。她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这次展会我们围绕‘我’‘我的城’‘我的国’三个层面，通过‘好杏韵’‘那时花开’‘中国好礼’等设计主题，讲述开放包容的烟台城市特质与中国文明进步的美好生活人文风貌。”

除了筹备参展事宜外，陈燕琴也在为上海、杭州、海南、乌镇等地的旗源博物馆等项目落地而忙碌。今年十月，旗源博物馆上海馆项目将会正式启动。

## 外婆创制“中华旗袍”

“这项技艺来自于家族传承，我的外婆、母亲都是从事旗袍事业的。”陈燕琴告诉记者，外婆宋兰芝自幼失去双亲。1912年，花季的她聆听了孙中山关于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共和体制、主张人权、平等、实业救国的演讲后，萌发了设计一款女性服装样式来取代清政府颁发的《剃发易服令》中要求汉人穿旗装的想法。经过反复实验，她终于完成了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凸显女性身体曲线的改良旗袍。

1916年，第一件中西合璧的“中华旗袍”诞生了。为了推广这款旗袍，外婆在几个实业家的支持下于当年创办了“旗源·旗袍商号”。

这种新款旗袍，集立领、收腰、斜襟、盘扣、开叉五大核心要素于一身，颠覆了旗人袍服的宽衣大袖，第一次将女性身体曲线之美展现出来，成为新女性的标志，所以她当时遭到了封建思想者们“伤风败俗、不成体统”等非议。

之后，旗袍的手艺又传到母亲宋桂兰手里。受熏陶，陈燕琴从小就喜欢自己在纸上勾画各种衣服的图形，大一些的时候，看到母亲剪裁、熨烫衣服时不小心将衣物损坏，她会提出加刺绣、改款式的建议，往往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被母亲认为有天赋，四姐妹中唯独选中了她做接班人。

“母亲对旗袍制作技术要求极高，对我进行了近乎严苛的训练，像锁扣眼、钉纽扣等，



陈燕琴(右)在给旗袍爱好者设计旗袍尺寸。

一公分的长度不多不少只能缝九针而且针脚要求特别整齐。旗袍的脖颈、腰围处剪裁时必须严格按照比例和标准，不能有一点差池。母亲常说一句话‘做人不要斤斤计较，做事要针针计较’。”这种宽广胸怀和严谨认真影响了陈燕琴一辈子。

## 木板房里开启创业之旅

在母亲的艰苦训练下，陈燕琴不到两个月就基本掌握了服装技术的核心要领与旗袍的文

化精髓。后来，学有所成的陈燕琴，不断将潮流元素渗透进旗袍设计、制作环节中，与母亲宋桂兰的传统制作理念产生了较大分歧，在父亲的支持下，倔强的陈燕琴在父亲为她盖的木板房里，打出了自己的招牌——陈燕琴服装设计社。

陈燕琴告诉记者：“自己创业后，我的设计理念及技术得到了认可，很多人慕名前来看我学艺。我带了好几个培训班。干得多了，也练就了一项绝技，就是不用尺量，我目测就能估出客人的身体尺寸，为她做出一件合身的旗

袍。”

1993年，陈燕琴服装设计社迁到了烟台四德街，后期扩大为陈燕琴服饰有限公司。随着对中华旗袍文化理解的深入，她开始不满足于自己所学。当时，国内还没有服装设计方面的专业院校，陈燕琴就以函授、游学等方式攻读了《中国服装发展史》《西洋服装发展史》等课程，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不仅如此，她还只身前往潮流前沿香港学习服装设计。随着视野的开阔，她也对中华旗袍文化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与解读，对这一行也愈发热爱。

1999年12月2日，“旗源之梦”时装发布会在第二届国际时装周成功举办，这使陈燕琴在旗袍界名声大振。当时她以“黄河之恋、九十九朵玫瑰、锦绣中华、旗源之梦”四个设计篇章，诠释了旗源对中华文化的解读和对国际时尚舞台的渴望，各大媒体争相报道。陈燕琴还因此获得了“中华旗袍设计皇后”的美誉。

陈燕琴告诉记者，在这场发布会的影响下，影视明星以及四十多个国家的外国使节、参赛选手也纷纷慕名而来，请陈燕琴为他们量身定制中华旗袍以及其他中式服装，“旗源”品牌也迅速在国内外设立了30余家专卖店。

2013年，凭借国际化的视角与民族性的元素，陈燕琴荣获“品牌中国年度人物”称号。

## 致力于旗袍文化挖掘

在“旗源”带着耀眼的光环复出以后，陈燕琴发现，我们五千年文明的衣冠之国，在国际时尚舞台竟然没有一席之地。陈燕琴和“旗源”放慢了发展脚步，把时间和精力几乎都用在了中华旗袍文化的挖掘和技术的打磨传承上。

陈燕琴告诉我们，很多人只是知道中华旗袍繁盛于上海，对“京派旗袍”“海派旗袍”与“旗人之袍”略知一二，但如问及中华旗袍的起源，很少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其实“中华旗袍起源于烟台”。烟台是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有农渔文化的积淀，有欧美风情的渗透、有共和思想的助推等，包括服装配饰蕾丝花边的繁盛、红帮裁缝的无心插柳，这些都促成中华旗袍在烟台起源。这些年来，为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陈燕琴潜心研究挖掘中华旗袍的历史沿革与人文精神，先后在《中国服饰》《文化月刊》等杂志上发表多篇关于“中华旗袍起源于烟台”的论述，并接受中央电视台《围炉艺话》《溯源》等栏目专访，从文化上还原了烟台作为中华旗袍起源地的历史，为各大服装院校提供了学术参考的依

据。

除此之外，她在全球创意发起了“旗袍会”理念，还先后在烟台建立了“中华旗袍文化创意产业中心”“中华旗袍文化传播基地”，努力在各个层面传承、传播、传递、传扬中华旗袍文化。

2015年，“旗源”参加了在白俄罗斯举办的“中国文化日”，并进行了专场品牌发布与展示。2016年6月，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东方神韵——中日韩服装展示交流活动”中，“旗源”又以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方式将烟台的海洋元素呈现在来宾面前。在随后举行的“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颁奖仪式上，陈燕琴特意穿上一件印有烟台美景和中华旗袍起源的服装上台领奖。

## “每件古董旗袍都有情感承载”

在不断学习与成长的过程中，陈燕琴也逐渐理解了母亲复兴“旗源·旗袍商号”，纪念中华旗袍始创者兰芝先生，弘扬中华服饰文化的良苦用心，为此，她历时七年，卖掉两套房产，殚精竭虑打造了全球首家以中华旗袍为主题的体验式博物馆——中华旗袍博物馆。博物馆中还原了陈燕琴外婆当时的“旗源·旗袍商号”。

“馆藏品中，每件古董旗袍都有着不同的情感承载和收藏故事。就拿那件林徽因的旗袍来说，我收藏它的过程就特别曲折。许多年前一个偶然机会，我了解到云南有一个老太太是林徽因远亲的后代，她有一件林徽因当年穿过的旗袍。拜访她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件旗袍，颜色素雅、做工精细。”陈燕琴说，我是林徽因的粉丝，能如此近距离地触摸到偶像的遗物，我激动地眼泪都落了下来，当即提出高价收购这件旗袍，被老太太拒绝。陈燕琴没有放弃，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她不断地从烟台坐飞机前往云南，20多次去看望那位老太太，陪她聊天、干家务，感动了她，最后老太太把这件困难时期曾做过她嫁衣的珍贵纪念无偿捐了出来。

“我的女儿王思琪也是学习服装设计的，今年刚从英国学成归来。”说起女儿，陈燕琴一脸的自豪。“在校期间，她曾独立创意、设计、制作完成了《整形》《无界》等四个系列，得到过国际知名时尚杂志的认同和英国艺术学院负责人的赞赏。她不仅在学校组建了‘旗袍会’宣传咱们中华旗袍文化，还联络了不少对旗袍感兴趣的同学们，介绍他们到中国来学习、工作，为我们中华旗袍文化的国际交流做了很多工作。”

# 刘树海：辞去公职当“网红”农民

□ 本报记者 刘磊  
实习生 国艳琪

## “手机不过是‘新农具’”

雨后的蓑衣樊村，空气中弥漫着自然清新的荷花香，沁人心脾。伴着阵阵蝉鸣，穿过院前两排柳树，踏进砖瓦结构的办公室，记者见到了高青县常安镇蓑衣樊村的新晋“网红”——刘树海。

对于在互联网上以“职业农民”形象一炮走红的乐事，刘树海调侃自己是“职业农民，业余演员”，在他看来，“手机不过是‘新农具’”，“大伙儿能了解蓑衣樊村，认识蓑衣樊村，来到这里体验一番，那我这个网红就做得称职。”

蓑衣樊村位于淄博市高青县东部，黄河南岸，大芦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中心。1978年出生于蓑衣樊村的刘树海，读完初中，便如村里的其他年轻人一般，一门心思只想尽快离开这个“穷乡僻壤”，走出去闯一闯。

回忆起那段时光，刘树海至今仍唏嘘不已，“村里是穷得叮当响”，“当时，我就想早点去城里干点小买卖，改变家里的生活状态”。

1994年，年仅16岁的刘树海一头扎进了高青县城，“一没学历，二没技术，当时也只能干把力气活。”刘树海调侃说。

1999年，性子越来越“野”的刘树海索性离开高青。一年间，不仅走遍了山东省各地市，还跑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找路子、谋生活。在外碰了一年壁，吃了一年苦，回到高青后，刘树海开起小饭店，干起工程。

“当时再苦再难也不愿意回村里，没干成点事，咱回去怕丢人。”刘树海告诉记者。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树海在县城的“小买卖”日渐起色，攒了些积蓄。2005年10月1日，在朋友的牵线下，刘树海成立淄博凯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专做医用粘合敷料。

“自从开了这个公司，经济状况好了许多。”刘树海坦言，“最好时，销售额能达到2000多万，加上平时承接工程的百十来万收入，不夸张地说，咱也从穷小伙变成了小老板。”

但在刘树海的认知中，一人富是小本事，能引导蓑衣樊走向致富路，能让村民都富起来，这才是真本事。

## 蓑衣樊村“三把火”

虽然搬进了县城，嘴里念叨不挂念，但每每回村看望父母之际，看到附近村庄的巨大变化，还是深深触动了刘树海。

彼时，由于黄河沉积池占地，蓑衣樊村人均耕地又减少了不少。这在刘树海看来就像是“鸡肋”，但却把老百姓牢牢捆绑在土地上。

2011年，蓑衣樊村村“两委”换届之际，刘树海走马上任村委员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刘树海就把目光投向了土地流转。让老百姓彻底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而且为了打出名气，村里还注册了“大芦湖”水稻商标，走上品牌经营的道路。

如今，更让村民大开眼界的是，刘树海在水稻田里撒下了螃蟹、龙虾，养起了稻田蟹和稻田虾。“一水多用，一田双收”，“稻田养蟹”的基本要求是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虽然水稻产量变少，但质量提升了，品质和口味都远远优于普通水稻。”刘树海给记者算了一笔明白账：单种植水稻，亩产不过1000斤，一斤顶多2.5元；稻渔综合种养，水稻虽然减产一半，但最贵的蟹田稻却能卖到20元/斤，而且还能亩产螃蟹80斤。

这“第二把火”，刘树海瞄准了蓑衣樊村脏乱差的村容村貌。

2013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蓑衣樊村党支部带头翻新村里的全部道路，铺设水电气管道，实施绿化、亮化工程，并劝说村民拆除违建，整治自家门前环境。“2014年搞完基建，村里整个焕然一新，变得漂亮多了”。

通过流转，刘树海逐步将土地利用效益扩大，但这对于蓑衣樊和蓑衣樊的老百姓而言，还远远不够。2014年，高青县计划投资12亿元，依托刘树海家、天鹤湖打造核心区域上万亩的天鹤湖国际温泉慢城，这让刘树海意识到，其实他们一直在守着“金山”讨饭吃。

这最后一把火，刘树海决定点燃打造“蓑衣水乡”的火苗。当时，在村里任职两年有余的刘树海逐渐明白，单凭外出打工和收取承包费，不是实现蓑衣樊村发展、村民致富的长久之计，要想获得更大的创收，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将蓑衣樊村打造成一张亮丽的名片。搞乡村旅游，非纸上谈兵。

2014年，高青县组织外出参观，转了不少村庄，当看到沂南村、中郝峪村的农家乐办得火热，刘树海心里直犯嘀咕：“蓑衣樊的自然风光绝对不比这些村差，又毗邻大芦湖湿地，能不能搞农家乐，带动乡村旅游？”

有了这个想法，刘树海马上联系邀请专家考察论证。领着专家在村里转了一遍，又在长满野生荷花、芦苇的连片荷塘坐船游了一圈，



为了推广蓑衣樊村的乡村旅游资源，刘树海赶着牛车客起了导游。

专家表示“可以试试”，这给了他和其他村“两委”班子成员极大的信心。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一门心思扑在农家乐上，却达不到最初的目标，这让刘树海实在想不通。开业后一年内，大约有一半的农家乐因人不敷出而关门停业，剩下一半也是勒紧裤腰带硬挺着。

“这样不是办法，单纯靠餐饮，吸引不动客源”，刘树海说，“咱得解决住宿、会议的消费需求，才能拉动更多客源，此前有不少外地的大型旅游团前来洽谈合作，但都因我们无法提供优质服务条件而告吹。”

在县委镇两级政府的支持下，村里多方筹资600万元，利用经营淡季，实施一系列升级改造升级工程。村里废弃的小学校变身“蓑衣客栈”，一排排的废弃教室成了一间间民宿风格的客房，还有主题文化墙、咖啡小屋、停车场、接待中心等。

2016年，村集体商谈新建了新景点、上了新项目，“荷香码头”乘船可游览湿地风光，“农耕体验田”“浑水摸鱼池”“网红桥”“真人CS”等旅游景点更是家长与孩子休闲娱乐的不二选择。

2016年10月，蓑衣樊村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由蓑衣樊村党支部牵头成立了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发动群众以资金、资产等多种形式入股，深入挖掘黄河文化底蕴，打造“蓑衣水乡”旅游品牌，形成特色

种植、湖区农家餐饮、网红打卡民宿、特色民俗体验为主的特色产业格局。该合作社带动旅游产业从业人数逾百人，全村年增加旅游收入300余万元，村集体增收10万元以上。如今，蓑衣樊村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万元。村民富裕的同时，村集体经济也突破了“空壳”，彻底摘掉了“贫困村”帽子。

不仅如此，蓑衣樊村党支部还探索实行“收益保底+分红”的扶贫模式，把专项扶贫基金以股份的形式注入淄博大芦湖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用于发展乡村旅游，确保贫困户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借着“火势”与热度，每年中秋节和国庆节期间，刘树海会带领村民主动策划趣味龙虾、钓螃蟹活动，最大程度发挥渔渔综合种养的优势，实现更大创收。

嗅着商机，不少村民开始“跟风”做起农家乐和民宿，黄新海便是其中之一。因自家的院子依河傍水，不识几个字的黄新海还给农家乐取了一个文化味十足的名字：金水岸。地道的农家风味吸引了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每到周末、节假日等旅游旺季，在他家“一座难求”。

前不久，黄新海翻箱倒柜找出搁置多年的旧斗笠、旧蓑衣，挂在了进门最显眼的地方。“蓑衣、斗笠是咱老百姓苦日子见证，现在发展乡村旅游，它们成了乡村记忆的文化符号，成了咱老百姓的聚宝盆。”黄新海说。

## 辞官返村当“职业农民”

对于刘树海而言，2016年注定是人生的转折点。这年，高青县决定从镇事业编制人员、优秀村党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干部中选拔镇领导班子成员。刘树海以笔试、面试第二名的成绩，从60多人中脱颖而出，考上了镇公务员。

然而，2020年6月18日，刘树海主动向组织递交了辞职报告，辞去副镇长一职，返回蓑衣樊村，重新回归农民身份。这一消息迅速在蓑衣樊村传播开来，面对众人的疑惑不解，刘树海表示，任副镇长的确得到很大锻炼，但乡镇工作不太适合自己。

重新当起农民，除了遵从本心，更为重要的是为蓑衣樊村的乡村旅游再使一把劲。原来，刘树海在镇上工作的三年多，他带给村里的平台和资源优势有所减弱，加上乡村旅游的广泛化和同质化，蓑衣樊村的乡村旅游受到一定冲击，客源的流失，必然带来大家伙儿收入的缩减。这是蓑衣樊村村民所忧心的，更是刘树海所不愿看到的。

如何渡过这个难关？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刘树海的心头，挥之不去。

“想来想去，还得靠老办法——搞宣传、做推广”，刘树海说。“还是打算四处发传单吗？”记者问道。

刘树海笑着摇了摇头，“老办法过时了，咱现在发短视频。”

为了进一步宣传蓑衣水乡，刘树海与从上海返村的邢立磊达成协议。由邢立磊的团队负责刘树海策划、拍摄、剪辑短视频，上传抖音平台，对外包装宣传蓑衣樊村。

“我从蓑衣樊村走出去，今年回来，看到村里发展越来越好，心里十分高兴，非常希望能靠自己的本事为村里的发展添砖加瓦，与‘老刘’对接后，我们一拍即合，打算通过短视频的形式加大对蓑衣樊村的宣传与推广。”邢立磊对记者说。

在邢立磊团队的帮助下，刘树海这个“职业农民”，做起了“业余演员”。在一个个短视频中，他或披着蓑衣、戴着蓑帽，做起船夫，带领客人领略千亩荷塘的湿地美景；或穿着薄坎肩，带着草帽，饶有兴致地干着农活；有时为逗孩子们开心，还会亲自驾牛车，带他们领略田间风光。

“动脑筋、亮特色、巧推介，从中发现乡村旅游的商机，实现真正的全民参与与传播。”刘树海相信，借着“网红”推介的优势，与村民和网友一起揭秘旅游综合体的创造密码，蓑衣樊定会趁着新一轮发展“风口”御风而行。